

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作家

亦舒

—作品—

33

我看你一辈子身边都不乏真心爱你的人。



灯火阑珊处



亦舒
— 作品 —
33

灯火阑珊处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11-00000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灯火阑珊处 / (加)亦舒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5404-8523-8

I. ①灯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7577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©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小说

DENGHUO LANSHAN CHU

灯火阑珊处

作者: [加]亦舒
出版人: 曾赛丰
责任编辑: 薛健 刘诗哲
监制: 毛闽峰 赵萌 李娜 刘霁
策划编辑: 李颖 张丛丛 杨祎 雷清清
文案编辑: 吕晴
营销编辑: 杨帆 周怡文 刘珣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版式设计: 李洁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印 刷: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775mm × 1120mm 1/32
字 数: 123千字
印 张: 8.5
版 次: 2018年4月第1版
印 次: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523-8
定 价: 4380元

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亦
舒
作
品

灯火阑珊处

目录

壹	_1
贰	_27
叁	_69
肆	_139
伍	_223

灯火阑珊处

壹·

一个人吃什么穿什么敢情都是注定的。

八岁时



江宁波与邵正印一直在一起玩的原因很简单，她俩同一个外公外婆，是姨表姐妹。

她们的母亲是两姐妹，一个嫁姓江的，一个嫁姓邵的，故宁波与正印，相貌长得极其相似。

可是身世差得老远，简直堪称是两个世界里的人。

环境造人，性格亦南辕北辙，绝不相同。

宁波家贫，父亲是中大报馆的一名副编辑，个性耿直，资质平凡，不擅吹拍，十年也不升一次职，三年才加一次

薪水，全家一直过紧日子。

宁波母亲教官立小学，科科有份，一脚踢，体育课还需换上短裤球鞋与小学生一起蹦蹦跳跳，感觉尴尬。

宁波自幼懂得生活不是什么乐事，比较独立，懂得照顾自己，在学校是模范生。

正印却是另外一种人，虽与宁波同年，能力像是低了一大截，皆因家世不一样。

邵某自从生下这个女儿之后，忽然间生意得法，一日比一日发财，他的小型制衣厂偶然被一名美籍犹太人看中，发下订单，赶制名牌，不虞销路，邵家房子越搬越大，终于趁一个地产低潮，眼光独到的邵太太咬一咬牙，买下渣甸山一幢独立小洋房，时隔五年，房价已涨了十倍。

邵某本人亦为此好运摸不着头脑，困惑地对妻子说：“这都是小正印带来的吧，一个人吃什么穿什么敢情都是注定的。”

邵太太肯定地说：“我们要与亲友分享此好运。”

她只得一个姐妹，便是宁波的母亲。

趁一次宁波的母亲进医院做小手术，借口怕宁波乏人照顾，便把她接了来家住。

那年宁波与正印均八岁。

邵太太这才发现人家女儿八岁与邵家女儿八岁居然有那么大的距离。

宁波会自己穿衣收拾书包准备上学，宁波甚至知道学校在什么地方，会搭公路车，宁波下了课立刻做功课，一开饭随传随到，自愿洗头洗澡，给什么衣服穿什么，还有，会说谢谢，说请，说不用费心。

邵太太大开眼界，方知道儿童也可以这样文明。

正印每早赖床，三催四请，拖拉着起来，大哭大闹，上了车还打哈欠，到了学校不愿下车，从不肯好好做功课，气走补习老师，自小是电视迷，口头禅是不、走开、不行……

挑菜吃，特别爱吃鱼，可是怕骨头，由一个家务助理专替她挑鱼骨头，洗澡水凉了不肯去洗，那把天然卷发得去店里理，衣履全是名牌子。

其劣行罄竹难书，总而言之，邵太太叹道：“见了宁

波，才知道正印是怪物。”

邵先生说：“这话别让正印听见。”

“我已决心栽培宁波。”

正印唯一可爱之处，是她像她母亲般爱护宁波。

这是很难得的美德。

她没有看不起她，她从不踩她，她与她友爱。

故此宁波愿意住在正印家好长一段日子。

二人遂成为莫逆。

呵，列位看官，这不是一个有关两个身世截然不同的女孩日后如何挣扎成才的故事。

是否能够出人头地并不重要，做人最要紧的是快活。

这个故事，有关宁波与正印两名女生如何追求男孩子，并且怎么样在其中找到不可思议的乐趣。

甚至得与失都不是问题。

过程够刺激愉快已经足够。

因此，这是一个快乐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喜剧，不是悲剧。

现在，让我们再回到故事里去。

每逢假期，宁波总到阿姨家去住上一段时间。

一天，宁波在房里温习功课，书桌背门向窗，她觉得有人在看她，便转过头去。

原来是阿姨在门边张望，宁波连忙站起来微笑：“阿姨，我以为你午睡。”

邵太太拉着外甥女的手：“看背影，你与正印是一个印子，可是她怎么会像你那样乖。”

宁波只是笑。

“你来看看她的房间。”

推开房门，只见一床一地是玩具课本衣服，乱得一团糟。

邵太太嘀咕：“天天都得叫用人收拾一小时，不见什么东西，从来不找，一个劲叫：我的球鞋、劳作^[1]、琴谱、丝带在什么地方？脾气坏到极点，性格顽劣，从没见过那样的孩子。”

宁波仍然低着头微笑。

“有一半像你就好了。”

[1] 劳作：指手工。

宁波这时才说：“正印性格明朗快活。”

阿姨仍然抱怨：“可是你看她那生活习惯！宁波，你也不教教她。”

这次宁波毕恭毕敬地说：“阿姨，正印有她自己的个性，你看她多健康活泼天真。”

一言提醒了邵太太，不由得笑出来，这倒是真的，做人，三餐一宿之外，最要紧是开心。

既然她高兴，父母应该心足。

事后，邵太太对丈夫说：“上帝最公平不过，景惠家一直不富裕，健康也差，可是却生了那么聪明懂事的女儿。”

当下，她对宁波说：“三岁看到八十，那么，只好随她邋邋下去了。”

宁波颌首：“正印只是性格潇洒。”

话还没说完，正印已自芭蕾舞班回来了。

她穿着粉红色纱衣缎鞋，边走边脱下这副装束，见了宁波，一手拉着。

“宁波宁波，你怎么一直不说？”

宁波笑：“没头没脑，说什么？”

“罗锡为与你同班。”

是这样的，宁波与正印同念明辉小学，却不同班，宁波功课好，读甲班，正印不用功，在乙班。

这罗锡为，坐在宁波身后。

“是有这么一个人，高个子，比别的男生文静。”

“我在提琴班上碰见他。”语气好不兴奋。

“哎呀，”宁波想起来，“我忘了帮你的提琴上弦，马上做。”

她立刻把提琴取出，先铮铮玎玎拉两下，把断弦除下，小心装上新弦。

正印一直问：“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罗锡为这个人？他好可爱，帮我拎提琴盒子。”

上好了弦，宁波用音叉试音。

一边说：“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陈晓新身上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宁波笑。

她拉了半首曲子，认为满意，把琴放回盒子。

“你拉的是什么？”

“《胡桃夹子》。”

“谁教你？”

“爸爸。”

“呵对，”正印言归正传，“这罗锡为功课好不好？平常有何消遣？可否替我打听一下？还有，星期天能请他来喝下午茶吗？”

宁波笑：“换句话说，你要我做你的探子？”

“就那么一次嘛！”

宁波抬起头：“一次？我的感觉绝对不止一次。”

“那么，这是第一次。”

“好吧，尽管试试看。”

“宁波，这纯是为着友情，我可没有压逼你。”

“绝对没有，是我心甘情愿。”

将来邵太太问起，也就是这么说。

星期一上课，宁波忽然转过头去，朝后座的罗锡为笑一笑。

罗锡为一愣。

他是插班生，来明辉报到才三个月，班上同学都与他友好，只除出前座的江宁波，秀丽的江同学从来不看她，也不跟他交谈。她斯文有礼，功课优秀，可是罗锡为感觉到一股傲气，把她与他隔得远远。

今早她笑了。

小小面孔分外晶莹，雪白整齐的牙齿犹如编贝，罗锡为隐约可闻到一股香皂气息。

他听到她这样说：“秋天了。”

“呃是，天气有点干燥，家母炖了川贝生梨给我吃。”

“罗锡为你也拉小提琴吗？”

“学了有四五年了，初学时还不太会讲话。”

“欣赏哪一位大师的琴艺？”

“海菲兹^[1]。”

老师这时进课室来，谈话因此中断。

罗锡为却有意外之喜，她终于和他说话了，多好的一件事。

[1] 海菲兹：指亚莎·海菲兹（Jascha Heifetz），美籍立陶宛裔小提琴家。

他自后座可看她的侧脸，雪白皮肤，长睫毛，浓而卷曲的长发编成一条辫子，都说卷发儿脾气比较坏，可是罗锡为又不觉得。

好不容易等到小息，江宁波又主动转过头来：“罗锡为，本周末有空吗？有人想请你喝下午茶。”

“谁？是你吗？”更加喜悦。

“不，是我们隔壁班的邵正印。”

罗锡为不语，啊，是邻班那个女同学。

他见过她当众骂司机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，他不喜欢那样的女孩子，上次，在音乐班上与她招呼，是不忍看她的提琴滚下楼梯，故帮她拾起。

这时宁波说：“正印是我表妹。”

“你会在场吗？”

“我会。”

“那好，星期六下午三时，我准时到邵家去。”

“有人接送你吗？”

“我大哥可以开车。”

宁波呼出一口气，任务完成。

本来以为是苦差，可是真的做起来，却有额外的喜悦：罗锡为居然愿意听她调派呢，多好。

那天放学，邵家的司机来接，宁波便对正印说：“他愿意来。”

正印正和不知哪个同学挥手：“谁？谁肯来？”

“咦？罗锡为呀！礼拜六下午三点，记住。”

“呵他，那多么好！谢谢你替我约他，即使他推辞，我也不会尴尬。”

“你和谁挥手？”

“高一班的谢柏容。”

宁波也知道有这个人，他是混血儿，外形非常漂亮。

“正印，你会记得星期六？”

“我都记下来了，看。”

宁波笑笑，不，她不认为正印会记得，正印是个大快活，做事从没有长远计划。

星期六下午三时，邵正印并没有回来赴约。

一切不出宁波所料。

但是宁波也有意外，罗锡为对于正印的爽约一点也不